

吳烈著

中國韻文演變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吳烈著

中國韻文演變史

何炳松著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

中國韻文演變史

實價國幣一元
外加運費匯費

編者 吳 烈
發行人 陸 高 誼
出版者 世界書局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

中國韻文演變史目次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詩經的淵源 | 一 |
| 第二章 | 詩經與周代社會的關係 | 四 |
| 第三章 | 詩經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 | 八 |
| 第四章 | 楚辭的由來 | 一〇 |
| 第五章 | 楚辭與詩經的關係及其影響 | 一二 |
| 第六章 | 憂國詩人屈原 | 一六 |
| 第七章 | 詩賦的區別及其流源 | 二二 |
| 第八章 | 漢賦發達的原因 | 二三 |
| 第九章 | 漢代的賦家 | 二六 |
| 第十章 | 漢賦的盛衰及其對於駢文的影響 | 三一 |
| 第十一章 | 甚麼叫做樂府 | 三二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十二章 | 樂府的分類····· | 三四 |
| 第十三章 | 樂府詩的發達····· | 三七 |
| 第十四章 | 樂府與五言詩的關係····· | 四五 |
| 第十五章 | 建安文學與當時社會的關係····· | 四八 |
| 第十六章 | 建安文學與樂府詩的關係····· | 五一 |
| 第十七章 | 建安文學的領袖人物····· | 五三 |
| 第十八章 | 建安七子的詩歌····· | 六三 |
| 第十九章 | 建安文學的演變及其影響····· | 六九 |
| 第二十章 | 自然詩產生前夜的社會思潮····· | 七一 |
| 第二十一章 | 自然詩的產生····· | 七四 |
| 第二十二章 | 自然詩的流派····· | 七九 |
| 第二十三章 | 近體詩發達的原因····· | 八三 |
| 第二十四章 | 初唐詩歌的趨勢····· | 八六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五章 | 詩的黃金時代····· | 九一 |
| 第二十六章 | 詩聖杜甫····· | 九七 |
| 第二十七章 | 詩歌的衰落時期····· | 一〇六 |
| 第二十八章 | 詞的起源····· | 一〇八 |
| 第二十九章 | 令詞的嘗試及其發達····· | 一一二 |
| 第三十章 | 令詞的極盛時代····· | 一一九 |
| 第三十一章 | 慢詞的發達及詞體的解放····· | 一二二 |
| 第三十二章 | 豪放詞派的流行····· | 一二七 |
| 第三十三章 | 婉約詞派的流行····· | 一三四 |
| 第三十四章 | 典雅詞派的興起····· | 一四一 |
| 第三十五章 | 詞的衰亡····· | 一四六 |
| 第三十六章 | 散曲的興起及其流行····· | 一四九 |
| 第三十七章 | 散曲的豪放派····· | 一五三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八章 | 散曲的清麗派····· | 一六六 |
| 第三十九章 | 散曲的典雅化及其就衰····· | 一八三 |

中國韻文演變史

第一章 詩經的淵源

詩經是四言詩的開基祖，也就是初周到春秋時代的代表作品。我們如要明瞭那時代的社會，生活，風俗……便離不了這部偉大的古典——詩經。詩經爲中國古籍中最有價值作品之一，其中所載的詩類，獨較其他詩籍完全，而且最爲可靠。有了這些關係，所以不單研究文學的人視爲必要的參考，就是研究歷史的人，或研究社會學的人，也視作重要的資料。

我們既然感到詩經這部書，是文學，歷史，社會學……的寶藏，那末，便不能把它忽視。但是我們要怎樣的來開發它？我以爲當先從它的淵源處着手。凡是追述文學之史的發展，首先要探求其來源，既知其來源，我們然後纔能作系統的研究。文學的定義本是廣泛的，我們現在是以狹義的純文學爲中心，以研究詩經。在純文學中最先發展的首推詩歌。沈約說：『歌詠所興，自生民始。』對於詩歌的由來說得很恰當。因爲無論那一國的文學的起源都是詩歌。從此我國最古的文學，當然也是逃不脫這個公例——以詩歌爲最早

的產物。我國最古的詩歌便是詩經，這部詩集也就是我國最古的一部純文學書了。

現在一般人，大都主張詩經是曾經過孔子刪定的；最先主張此說者是司馬遷。他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說：「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；上采契，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，始於桀，故曰：「關雎之亂，以爲風始，鹿鳴爲小雅始，文王爲大雅始，清廟爲頌始。」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……」至於反對孔子曾刪詩的，則有清朝的魏源，他在詩古微裏說：「夫子有正樂之功，無刪詩之事。刪詩之說，自周秦諸子，齊魯，韓，毛四家詩說，皆未嘗及；惟司馬遷因夫子刪書而並爲刪詩之說。」我們再從記載孔子言行錄的論語看，孔子在論語爲政第二裏面說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一點都沒有說到他曾經有刪詩的事。這可想見司馬遷刪詩之說，也許是由思無邪句而推斷孔子曾經刪詩吧。

其次在詩經這部書裏，有許多描寫不同的體裁；有描寫敬祖祝神的，有描寫譁樂嘉賓的，有的是描寫當時人民流離疾苦的。甚至有描寫男女之情的。但是，在這樣複雜的許多詩類中，若加以大致的分類不外兩種：一種是由平民自身歌唱出來的，一種是由貴族階級爲了一種作用而寫出來的；由平民歌唱出來的本沒有甚麼目的，只是把他們內心的一切憂悶情感發洩發洩罷了。他們一點也不矯揉造作，而有很自然

流露的摯情。但是貴族階級所寫的，那就完全不同了，他們抱有目的，所以寫出來的也就和前者截然兩樣了。在國風裏所採集的大部分都是屬於平民的歌謠，是抒情的；至在大小雅裏，平民歌謠便很少很少，而多屬有目的意識之詩歌。在頌裏可說是全部都是這類貴族的應用詩了。

關於採詩的傳說，雖人執一說，但就大體上說，有以下幾種：禮記王制第五：「……天子五年一巡守，歲二月東巡守……命大師陳詩，以觀民風。」漢書藝文志說：「行人以採詩上之大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天子。」又食貨志裏說：「孟春之月，羣居者將散，行人振木鐸，徇於路以採詩，獻之大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天子。」又何休的公羊傳注：「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間求詩。鄉移於邑，邑移於國，國以聞於天子。」這都是記述當時採詩的情形。可見古時所採集的詩都是各地方的歌謠。

總上所述，詩經的來源大都是採自民間，例如國風中所收集的大部分都是這部分的詩無疑的。可以代表我國最古的真正民間文學了。至於雅頌二部都是當時朝中士大夫所寫的。現在還可以在他的篇幅裏面找出幾首的著者的姓名。例如小雅節南山「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誼。」是其明證。又國風邶風裏的柏舟爲共姜所作，綠衣，日月，燕燕，終風等篇爲莊姜等所作；小雅巷伯：「寺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。」大雅棣高：「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。」蒸民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」凡此種種都可以在他的作品裏看出作者來的。除了這些

之外，在尚書左傳中所說周公作鸛鳴，許穆夫人賦載馳，這都是不大可靠。又顧頡剛古史辨裏說：詩經是爲了種種應用而產生的，有的是向民間採來的，有的是定做出來的，「這些說話的確是古代最偉大的文學作品——詩經——的本來面目了。

第二章 詩經與周代社會的關係

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，這是無需說明了的。但是某時代何以要產生某一種文學的原因，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好像詩經何以產生在商朝及周朝？這問題先要使我們研究這兩朝的社會情形了。商自湯引兵滅了昆吾，平定了天下，傳到太甲以後，凡五興五衰，都是因爲當時諸侯的去就不常而時有變亂。雖然在太甲時代曾興盛過一時，但卒因當時兄終弟及的制度，又惹起了不少爭奪的禍亂。從此之後，便內亂連綿，生靈塗炭，不堪設想了。四傳到武乙，遷都在朝歌，淫佚荒從，更不堪言；到了帝辛紂王時代，更變本加厲，益發不可收拾了。造鹿臺，苑臺，爲離宮別館，大聚戲樂在沙邱，以酒爲池，懸肉爲林，男女裸體相逐其間，宮中九市，爲長夜之飲。諸侯有叛變的，罰輕誅重，完全要以妲己的意思爲依歸。民生之凋疲到了這時已達於極點，故當時賢士比干看了這種現象，極力去諫紂王；但結果不單得不到效果，而且自己也被殺了，箕子看了這

種情勢，很是懼怕，便被髮伴狂；可是終難免作階下之囚。可見當時社會紊亂的一斑了。最可惜的，就是對於描寫這時代的作品多已佚失無遺了。現在仍保留在詩經裏的只有：那烈祖玄鳥、長發、殷武等五篇了。在這五篇中，對於當時社會情形都沒有道及，只能略窺見當時成湯太平時代的歌頌而已。例如那：「置我鞀鼓，奏鼓簡簡，……嘒嘒管聲，既和且平。依我磬聲，於赫湯孫。穆穆厥聲，庸鼓有數。萬舞有奕，我有佳客。……」等是。

周室一代是封建制度的國家，自武王執政後，傳至成王時，因成王年幼，周公相輔攝政，制禮作樂，典章文物，蔚然可觀。但到了其子昭王瑤立時，周道便日見衰落了；而諸侯漸恣，往往有篡奪弑殺，或互相攻伐，尤其是那時代的種族之爭，實爲周道衰弛的最大原因。末後到了厲王胡即位後，更破殘得不可收拾，暴而好利，黷武無厭，國人有敢言其罪者，皆殺無赦。傳到幽王則嬖褒姒，廢皇后姜氏；及太子宜臼，且無故舉烽火以取樂，褒姒，因此完全喪失了諸侯的信用。總之，厲王和幽王，不獨政治不修，而且是極力壓迫百姓的暴君，在這時期內戰爭疊作，人民苦於戰役，當此長期間的混亂局面之下，人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所以多託詩歌以發洩其抑鬱不平之氣，這是勢所當然的現象，絕非人力所能壓迫的。今試將詩經裏之這種描寫的實例，介紹於下：小雅正月：

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；民之訛言，亦孔之將。念我獨兮，憂心京京；哀我小心，疢憂以瘵。父母生我，胡俾我瘵？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；憂心愈愈，是以有悔。憂心惻惻，念我無祿；民之無辜，並其臣僕。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？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。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；民今方殆，視天夢夢。既克有定，靡人弗勝；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憎？謂「山蓋卑」爲岡，爲陵；民之訛言，雷莫之懲。召彼故老，訊之占夢，具曰：「予聖。」誰知烏之雌雄？謂「天蓋高」不敢不屆；謂「天蓋厚」不敢不踣；維號斯言，有倫有脊。哀今之人，胡爲虺蜴。瞻彼阪田，有窳其特；天之扞我，如不我克。彼求我則，如不我得；執我仇仇，亦不我力。心之憂矣，如或結之；今茲之正，胡然厲矣！燎之方揚，甯或滅之；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。終其永懷，又寤陰雨！其車旣載，乃棄爾輔；載輸爾載，將伯助予。無棄爾輔，員于爾輻；屢顧爾僕，不輸爾載。終踰絕險，曾是不意；魚在于沼，亦匪克樂；潛雖伏矣，亦孔之炤。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爲虐。彼有旨酒，又有嘉殽；洽比其隣，昏姻孔云。念我獨兮，憂心慙慙！此彼彼有屋，蔌蔌方有穀；民今之無祿，天天是楛。胥矣富人，哀此惻獨！

這些都是描寫當時國民感到國運暫見衰落的情況，然而爲人國君的不獨不修政治，而且徒以淫色娛樂爲度日；一方面還要加緊的壓迫人民。凡此種種，我們都不難在五月這篇詩裏看出來。這首五月詩可說是當時人民痛詆幽王的作品。至於人民感到征戰的痛苦，也有以下幾首，好像唐風鴉羽：

蕭蕭鵝羽，集于苞栩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？
蕭蕭鵝翼，集于苞棘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。父母何食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？

蕭蕭鵝行，集于苞桑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稻粱。父母何嘗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？

這是描寫當時農民受盡征戰之苦，而不能耕種，甚至無以奉養父母，將成餓殍的悲音。又如小雅何草不黃。

何草不黃？何日不行？何人不將？經營四方？何草不玄？何人不矜？哀我征夫，獨爲匪民。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！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！有芃者狐，率彼幽草；有棧之車，行彼周道！

這些都是國民感到征伐不息，行者愁怨的哀鳴。在第三首裏，更可顯出當時國君之視民如禽獸，使之循曠野，朝夕不得閒暇，終年往返於戰場中，備極痛苦；讀其詩，如聞其慘呼也。再看王風君子于役：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！雞棲于塹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；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？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佸？雞棲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；君子于役，苟無飢渴？

這都是赤裸裸地，把當時終年戰爭的情景描寫得維妙維肖；他的家室也痛感到終年戰役不息，征人永不得歸來，獨自守深閨的幽怨。

如前所述，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產生詩經的絕好環境及背景；故詩經的產生，絕對不是偶然，而是勢所當然的產物。

第三章 詩經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

在中國文學史中，有詩經這部偉大的著作，實無異西洋文學史中之有荷馬詩。我以為，假使中國文學中沒有詩經這部偉著，楚辭以後的文學，也許是不會產生吧。這是甚麼道理？因歷史的連綿生長的關係，我們也不妨視作一種文藝的演變；詩經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中之純文學的一部始祖書。他對於後來文學的影響，實如現代人之與原始人的關係。中國自周秦以來的詩歌，沒有不是來源於詩經的。摯虞文章流別論裏說：「古之詩，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、九言者，古詩率以四言爲體，而時有一句二句，雜在四言之間；後世演之，遂以爲篇。古詩之三言者：「振振鷺，」「鷺子飛」之屬，是也；漢郊廟歌多用之。五言者，「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？」之屬，是也；於俳諧倡樂多用之。六言者，「我姑酌彼金罍，」之屬，是也；樂府亦用之。七言者，「交交黃鳥止於桑，」之屬，是也；於俳諧倡樂多用之。古詩之九言者，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，」之屬，是也；不入歌謠之章，故世希爲之。夫詩雖以情志爲本，而以成聲爲節。然則雅音之韻，四言爲本；其餘雖備曲

折之體，而非音之正者也。」這是很明白說出後代的詩體，都是源出於詩經的。誠然，如果我們必然固執着四言者，纔得稱爲正統，那當然便不妥當了。實則古今吟詠的詩人，雖然聲律調度各有所不同，但以隨世變遷，細考其源，當然也是不出於此道的。

鄭振鐸文學大綱裏說「詩經的影響極大，漢至六朝的作家……所受到的影響最深的就算是詩經了。自韋孟的諷諫詩，在鄒詩，東方朔的誠子詩，韋玄成的自劾詩，戒子孫詩，唐山夫人的安房中歌，傅毅的迪志，仲長統的述志詩，曹植的元會，應治，責躬，乃至陶潛的停雲，時運，榮木，無不顯著的受有詩經裏的詩篇的風格的感化。」這裏更可明白，從漢以後諸作家受到詩經的影響了。孔子說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；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！」從這點可見詩經的權威不獨握有全文學界的權力，而且對於政治上也占着了無上的權威哩。

章實齋在詩教下裏說：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，專門之業少，而縱橫騰說之言多；後世專門學術之書絕，而文集繁；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，不過自抒其情志。故曰：後世之體，皆備於戰國；而詩教於是可謂極廣也。」由此看來，直接受到詩經影響的，是戰國時代文學，而間接的，正所謂後世之體皆備於戰國了。詩經在文學界裏的權威，既如此之大，其影響的力量，當然不言而喻了。在後世的文學，不特詩歌體裁受其影響，就

是凡屬韻文的，或抒情的，多少都是受了它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。

第四章 楚辭的由來

繼三百篇而把握文壇權威的，當然可以說是楚辭的了。在楚辭裏面所載的作品固然不止一時一人的作品，但是其主要的作者當可推屈原爲第一。屈原是楚辭的開山祖，同時也是楚辭最偉大的作家。所以屈原在中國詩史裏所站的地位，的確可以和希臘史詩作者荷馬一樣的光輝於古今中外的大詩人。我們已然曉得這部偉著的作者，不是一時一人所做的，但何以會稱它爲楚辭呢？這便很值得令人討論了。據史記屈原列傳裏說：「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，唐勒，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。」又漢書朱買臣傳說：「會邑子嚴助貴幸，薦買臣，召見，說春秋，言楚辭，帝甚悅之。」又王褒傳也說：「宣帝時，修武帝故事，講論六藝羣書，博盡奇異之好。徵能爲楚辭，九江被公，召見誦讀。」可知道「楚辭」這種名稱，在漢初已經有了。鹽谷溫在中國文學概論辭賦類裏說：「楚辭者，楚國之文學也。古代漢族之文明，先發自黃河沿岸；所謂中原之地，文化早開。然南方之揚子江流域，王化所及甚遲；故詩經的十五國風之中，無楚風。考楚之文學，實始於戰國之時，屈原爲之祖。」這很明白的說，楚辭是楚國的文學，不過他說詩經十五國風裏沒有楚風，然據